

姒锦
作品

孤王寡女
2

忆风流

下册

破机关，碎奇谋，做巨子，争天下，灵寡之女情定烽火王孙。
“小”到江湖，“大”到庙堂，“奇”到云雨盅，“险”到八卦墓。
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，她和他，步步为营，走向逆袭人生之路！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姒锦
作品

孤王寡女

2

忆风流。下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到了失踪的宋鹭与彭欣……

“只可惜，还是晚了一步……”

蓝姑姑说到此，重重一叹，再次欲言又止。

“我真服了你了！”就像看小说到精彩处，突然结束，那挠心挠肺的感觉简直让人恨不得拧作者的脖子，墨九为宋鹭和彭欣悬着心，不由得狠狠一瞪，“结果如何？他们没事吧？”

“怎会没事？作孽啊！”

“快说！”

“那小王爷和彭欣姑娘……哎哟！简直……”蓝姑姑拍拍嘴巴，一副忍不住要八卦，又不得不装出“不好意思”的矜持样子，瞅得墨九不由得想笑：“我保证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笑！”

咳！蓝姑姑再咳一声，到底还是说了。

……原来那日禁军找到宋鹭与彭欣的时候，这两个人正纠缠在山洞的黑暗角落，办那“好事”。小王爷在机关启动时，脸上的“防毒面具”不知掉哪里去了，等待救援时，他吸入太多阴冢里的“阴阳杀”，依了他的风流性子，自然支撑不住。而彭欣在阳冢其实就已中毒，能坚持到那时，本已是强弩之末，再受小王爷一撩，干柴遇烈火，哪怕两个人都受了伤，也没能阻止那熊熊燃烧的激情，搞了个翻天覆地。

“也不晓得究竟是什么毒物那样凶猛，禁军见到小王爷时，他浑身上下都在流血，似是伤得不轻……可你说吧，人都快没命了，竟然还在彭姑娘身上不肯离开……”蓝姑姑好笑地压低嗓音，“我听那些人私下嚼的舌根子，姑娘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”

墨九凝重地看着她，不笑。

被她严肃的目光惊到，蓝姑姑笑容僵住，顿了片刻才想起，她家姑娘虽然嫁了三次人，其实还是个雏儿呢，哪里晓得男女间那点事？自己吓了一声，她红了脸：“是姑姑不好，不该与姑娘说这些污烂事……”

“我不是不想笑，而是一笑，这里痛。”墨九嘴唇抽搐着，抚着胸口，从想笑又不能笑的痛苦中冷静下来，又问：“他们没啥事吧？我是说……死不了吧？”

蓝姑姑翻个白眼，摇头道：“他们两个还算命好，那样掉落下去，竟然捡回了两条命。只是如今都伤着，萧使君在治呢。小王爷还好，皇子之尊……只可怜了彭姑娘，好端端一个大姑娘，就这般被人糟蹋了……连个名分都捞不着。”

“哦？”墨九斜眼看她，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小王爷府里姬妾那般多，便是彭姑娘勉强抬个妾位，也是委屈……”

“妾什么妾！”墨九哼声，“不能做妻吗？”

彭欣跟她关系不错，宋鹭又是一个游戏花丛的混账，一男一女，一冷一热，刚好绝配，而且宋鹭那样的性子，最合适让彭欣用来养蛊，喂他一只虫子，好好整治

一下，也算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。

她想得挺欢乐，却被蓝姑姑泼了冷水。

“姑娘也不想想，小王爷虽没娶正妻，可彭姑娘的身份，又如何做得小王爷的正妻，做得南荣的王妃？”蓝姑姑咸吃萝卜淡操心，就像自家闺女被欺负了一样，叹息不止，“这件事我也就告诉姑娘了，可别往外说。皇室秘闻，哪个敢胡乱嚼舌根子？”

墨九无语看她：“没人嚼舌根，你咋晓得的？”

从古到今，管天管地，就是管不住老百姓的喉舌。墨九晓得宋鹜和彭欣两个都没有生命危险，也就放心了，不再去想他们荒唐的一日艳情……

说到底，她真正关心的还是六郎。

当然，还有东寂的伤。

然而蓝姑姑就像存心与她作对，一张嘴皮上下翻飞，说完了宋鹜与彭欣，又说玉嘉公主如何中毒，从艮墓抬出来时，都蒙着纱帐，直接抬回了宫，没让外人瞧见，只听说病得不轻，皇帝和谢贵妃又如何为她着急，反正就是没有说到墨九想听的。

“那公主没死吧？”墨九有气无力，懒洋洋地问。

“死什么？她是因祸得福了……”蓝姑姑随口一噻，觉得失言又瞥一眼墨九，换个话题：“倒是太子爷伤得不轻，听说怕是起不来了，一辈子都得在榻上度过。唉，儿子女儿都出了事，陛下就差把太医院搬到东宫去了，可太子爷仍是没什么好转……”

东寂伤得这样严重？

在石洞里的经过，墨九印象不是太深刻。先前醒过来时，她也曾认真回忆过，可很奇怪的是，就好像某根记忆链条突然断裂一般，隐隐约约有一点印象，却又像在回忆一个迷茫的梦境，细节与对话都不太真切。

“六郎呢？萧六郎没去看看他？”

东寂是太子，是储君，发生这样大的事，萧乾恐怕很难推托不治的。

她这样寻思着，却见蓝姑姑扁了扁嘴巴：“萧使君是今日才去东宫的。说来也奇怪，他连玉嘉公主都施了药，就是不肯治太子爷。任凭旁人说什么，任凭国公爷把口沫都劝干了，他也不为所动。这不，今日陛下亲自请他过去，也不知说了些什么，他却又肯了。”

这个中有什么猫腻？

按理，萧乾不该捋虎须才对啊？

她心里有一万个为什么，但蓝姑姑没有办法回答她。好在，她实在太虚弱，问了几句身子便有些撑不住，瘫软在那里有气无力的。不多一会儿，便呼吸均匀地睡了过去。

蓝姑姑看着她的睡颜，为她落下帐子，叹一口气。

“好好睡吧。姑姑不告诉你，也是为免你难过。”

宫里头的事，蓝姑姑并不完全知晓，可今日晌午她去灶上为姑娘拿药的时候，一个婆子却说，薛小郎回来取萧使君的药箱时气愤地说了一件事。那个玉嘉公主在艮墓中毒时，不知羞耻，一声声浪叫“萧六郎”的名字，也不晓得怎的，被传扬了出去。

现下若萧乾不娶她，不仅玉嘉自己丢人，皇室的脸面也没处安放。于是皇帝召萧使君进宫，是要招他做驸马的，听薛小郎的意思，萧乾是答应了。蓝姑姑觉得萧六郎是个聪明人，若是他不愿意做的事，想来旁人也逼迫不了他，哪怕是皇帝也不能。他既然答应了，就必然有他的思量或者无奈……

原本他做驸马是一件好事，可想到墨九，蓝姑姑怔了怔，坐在床头琢磨了好半晌也没有琢磨明白，只能抚着旺财的毛长吁短叹。

“萧使君若成了驸马，姑娘可怎么办啊？！”

萧乾回府的时候，天都快亮了。

回房看见蓝姑姑坐在床边打盹，他没有惊动她，只轻轻撩开帐子看了看墨九，见她睡得熟，他凝视半晌，默默为她盖好被子，掩上房门，让人备水沐浴去了。

他是一个有着严重洁癖的人，不管多忙碌，每天的洗浴是不会少的。从净房出来时，见他系着袍子，薛昉赶紧上去帮忙：“使君，趁墨姐儿还没有醒，你赶紧去床上歇会儿吧？你守了她两日没有合眼，这样下去，怕是撑不住。”

“不用。”萧乾擦了擦头发，不等干透，就把帕子丢给薛昉，径直去了墨九的房里。

这一回蓝姑姑听见了脚步声，抬头看见是他，差点没吓掉魂：“萧使君，你回来了？我可什么都没有说……”

萧乾摆手阻止她：“姑姑下去歇了吧。”

“哎。”蓝姑姑晓得她能得到萧乾的尊重，被他唤一声“姑姑”，是因为墨九尊重她，这是托了她家姑娘的福。可她不明白，萧使君应了陛下的赐婚，要怎样安置她家姑娘呢？

脚步迟疑地往外挪着，蓝姑姑一步三回头。

终于，她忍不住停下来。

“老奴有句话憋着不踏实，想问问使君大人……”

萧乾盯着墨九的脸，声音很柔：“嗯？”

以一个奴才的身份去问萧乾的终身大事，蓝姑姑知道这不合适，即使是为了墨九也说得支支吾吾：“老奴是……是想问，使君是不是要……”

说到此，她突地瞪大眼睛，看着床上。

“姑娘？”

墨九屈指敲了敲额头，打了个哈欠，神色迷乱地盯着她，又看一眼坐在床侧的

萧乾，目光闪过一抹惊喜，随即困惑道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要说又不说大声一点，跟蚊子似的，吵死了，害我睡不踏实……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事。”蓝姑姑看萧乾皱眉，收回目光，朝墨九僵硬地笑了笑，“姑娘与使君聊着，老奴出……出去了。”临走她冲墨九挤了挤眼睛，便退了出去。

墨九失笑：“一把年纪，还卖萌。”

瞥着蓝姑姑的背影，她抿了抿嘴，终于把视线挪到萧乾的脸上，情不自禁温柔了许多：“这两日辛苦你了……六郎累坏了吧？”

这般“温柔贤惠”的话，很少从墨九嘴里说出来，萧乾扬唇笑了笑，以示自己无事。然后坐近一些，他欠身掀开她的被子，将她的手拿出来平放在床上，为她诊脉。

“怎么样？”见他久久无语，墨九问。

“好多了……”萧乾抽回手，看她满是疑惑的样子，似乎了解了她的想法，淡淡道：“阴阳杀的毒性还未清除，只是暂得控制。我让人捉了阳冢的南阳蛛回来，定会想到法子……”

原来如此。

与他对视片刻，墨九越发心疼萧六郎。

神医不是那么好做的，良墓中毒的人那样多，都指着他来治，还有太子、皇子、公主，伤的伤，中毒的中毒，皇帝那边可能也难应付。他一人之力，又岂能周全？

墨九起不了身，只能慢慢伸开双臂，示意他抱。

萧乾怔了怔，俯身在她的被子上，象征性地抱了抱。

“时辰还早，你再睡一会儿。天亮我叫你。”

这一抱太敷衍了。墨九敏感的神经微微一抽，只道他忧心她的身子，也没太在意。而且，这两日发生的事情她虽然没有亲见，却看得见他眸底明显的红血丝，可以想象他到底有多累心。

她心疼地抚他的手：“六郎也去睡会儿，瞧把你累的！治人之前，先把自己身体养好。”

萧乾唇角上扬：“没事，我坐一会儿。”

墨九已经睡了两日，心爱的男人又坐在床侧，她怎么睡得着？考虑一瞬，她理解他担心自己的身体不愿离去的心思，甜甜一笑，突地拍了拍床，目光里露出一抹暧昧的邀请：“你若不愿离去，索性躺上来，我们说说话。待你困了，就在这儿睡下。”

墨九与他已极为亲近，觉得躺在一起并没有什么。

可萧乾却拒绝了：“你脚上有伤，我睡觉不老实，不能祸害你。乖乖闭眼休息。等天亮了，我为你换药。”

他语气温柔，态度却很坚决。

停顿片刻，墨九审视着他，终是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
即便是恋人之间，也不好勉强对方做不愿意的事，这是墨九的原则。一定要给萧六郎最大的私人空间，也是她一直以来的行为方式。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，若做了恋人只彼此束缚，那就失去了在一起的初衷。

他并没有出门，坐在身侧，呼吸很轻。

然而墨九闭着眼睛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

这样静寂的时间，很沉闷，让原以为醒来见到萧六郎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她，有一点小小的郁闷。不过她是个乐观的人，她知道萧乾太累，不可能太过顾及她的情绪。既然她身子不好，帮不上他的忙，那就老老实实躺着，不要作妖。

天亮的时候，墨九迷迷糊糊睡了个回笼觉。

她听见萧乾刻意放轻的脚步声，也听见他在门口吩咐下人为她准备早膳，还有她的药，事无巨细，他都交代得很清楚。

墨九紧紧眯着双眼，在晨曦的清醒中，听着他好听的声音，还有他在小事上体现的怜爱，心情格外美妙。陪伴的、呵护的、细心的萧六郎……想来今后是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丈夫了。若往后的日子，只有他与她在一起，再没有那些讨厌的人和事，是不是就是她的幸福人生？

“再等一下就可以吃东西了。”

头顶的声音，分明是在对她说话，在遐想中做美梦的墨九猛地眨了眨眼皮，不好意思地睁眼瞪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醒了？”

他慢腾腾坐下来：“天亮了，我唤人来伺候你洗漱。”

这句话半点都不幽默，甚至他都不接她的话。墨九怪怪地扫他一眼，心思变得有一点沉重。她也是个敏感的人，尤其身上有云雨蛊，他的情绪稍有不对，她就会第一时间感觉出来。

“萧六郎，你有事？”

“嗯？”他皱了皱眉，又道，“你身体虚弱，不要胡思乱想。我不会有事，什么事都不会有。”他斩钉截铁地说完，起身从桌上倒了杯水，在掌心焐了焐，等温度适宜，方才扶住她身子，喂给她喝。

墨九喝着水，瞟他一眼：“可是我也会担心你……”

“你乖乖的，我就省心了。”

“哦。”墨九偷瞄着他，视线一点点扫视着他的脸，“不过两日而已，六郎却消瘦不少……你老实说，这两日，是不是没有好好吃东西，也没有好好睡觉？”

他放下茶盏：“这两日，你时好时坏，我不敢远离。”说到那过去两日的艰难，他脸上没有倦意，只有淡淡的丝丝柔情。末了，又把她受伤的脚从被子里拉出来，为她上药。

墨九看得出来，她的伤这两日得到了很好的处理，比起那日在良墓里已是好了

许多。

药膏清凉的味一入鼻，墨九就知道这是萧六郎的独家敷药。

“好闻，一点不像药！倒像香水……”

“香水？”他似懂非懂。

墨九随意地解释着“香水”是什么，目光却盯着他为她按捏脚踝的手指，也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她突地失笑：“我这三头两日把自己弄伤，若没有你，日子恐怕就过不下去了。萧六郎……”她唤他，见他抬头，调皮地眨了眨眼。

“你嫁给我吧？这样我就不怕总受伤了。”

她原是玩笑，他却沉了眸子。

墨九察言观色：“怎的？还不愿意呢？”

萧乾见她眨眨眼地盯着自己，低头继续为她按脚：“乖乖等着嫁我。小小女子，偏生想做爷！”

“哈哈！”墨九笑了，“我自然是爷，纯的。”

萧乾哼哼一声，似乎对她这个话题没多大兴趣。

想到他太累，说话也费神，墨九也就不找他瞎叨叨了。她偏着头，看他将两种凉丝丝的药膏均匀地涂抹在伤处，觉得那薄荷似的清凉味特别好闻，紧绷的伤处，似乎也少了些疼痛。

“我郎真好看。”

果然是有情万事好吗？墨九抿嘴乐着，浑身放松，任由他就着药膏给她按捏脱臼的踝关节。看着，想着，渐渐地，脚上没有痛，只剩下痒，蚂蚁钻心似的痒……萧六郎按捏的手法，是墨九在后世任何一个足疗店都没有体会过的舒服。不轻不重，修长的指节，专注的神情，怜爱的动作……每一个细节，都让她心里像灌了蜜，那些隐隐的担忧，再也扰乱不了她愉快的心境了。

……可他突然不捏了，他看着她的脚发愣是什么意思？

墨九低头看他，撒娇般唤：“阿郎？”

萧乾嗯一声，平静地从她脚上抬头，然后缠上纱布，把她的脚放了回去：“这次伤得厉害，想要走路，可得一段日子，你不要乱动。”

“哦。”墨九先前分明见他对她的脚恋恋不舍的样子，不由得偷偷自乐。不都说古时候的男子都好三寸金莲吗？她的脚虽然不是三寸金莲，但是确实又软又小，皮肤还白……莫不是六郎也喜欢？

想到过往的几次，她轻瞟他一眼，突然把没有受伤的那只脚伸向他：“六郎，这只脚也痛，你也给揉揉……”

萧乾喉结微微一滑，慢慢躬身握住那只嫩白的脚，像被烫了掌心似的，哑声问：“这里？”

脚被温暖的掌心包围着，墨九心里一紧，麻痒麻痒的感觉，让她下意识想收回脚，可她想到萧乾可能比她更难受，生生忍着没有动，只正经着脸扭了扭脚，皱眉道：“是，恐是那日摔坏的，只不过，没有那只脚痛得厉害。”

柔若无骨的小脚就在掌中，玲珑的弧线，珍珠似的华光，萧乾轻轻揉着，目光所及是一片白生生的肌肤，她含媚带俏的脸，寝衣遮不住的香酥入骨的身段，丹田一热，便有些失神。

指尖发着力，他揉捏得却越来越轻……

渐渐地，似变成了抚摩……

墨九心下得意，却抿唇正色道：“使君大人，我的脚好看吗？”

萧乾似有微窘，放轻的指头加快速度，又恢复了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，可墨九却不想轻饶他，咯咯笑着，猛地拖住他的手，往自己身前一拉：“来吧你，还装！”

他以免伤她，不敢挣扎，就势撑在她身侧。

一上一下，四目对视，他眸光深幽：“阿九……”

“阿郎，去门个门呗？”墨九见他愣住，娇笑一声，不由得想到蓝姑姑说的外间流言，又冲他眨了眨眼睛：“我们这样的关系，若是发生了不该有的事，会怎样？”

“浸猪笼。”他说得严肃。

“好吓人！”墨九咂了咂舌，凑近他的唇，“那我俩就狼狈为奸，等着浸猪笼吧。”

她轻轻呵气，薄薄的衣料下，那一段活色生香，令人神魂不在。他愣了愣，目光里似有挣扎，墨九却不许他逃离，猛地抬高头，吻住他的唇，动情般轻轻喘着细气，嘴唤“六郎”“阿郎”，一个个暧昧的称呼，一下下细吮他的唇角，撩拨得他呼吸渐重，终是闷哼一声，与她深深吻在一起……

嗯？

萧乾突然激狂的动作，让墨九暗自一愣。在他燃烧如同烈火般的激吻里，心尖微微一缩，情不自禁睁大眼看他近在咫尺的面孔。

朦胧火光下，他呼吸渐重，双眸微合，五官轮廓有一种令人不敢逼视的深邃。灯火将帐影投在他右侧面颊，从墨九的角度看去，有一种熟悉却又陌生的神秘与欲态……不常在他脸上看见，却又毫无违和感，反添男性魅力，蛊惑人心。

果然这厮是个闷骚货。

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

墨九唇角几不可察地一抽，复又闭上双眼。

她从不排斥与他任何形式的亲昵。

不管是有充分准备的，还是突然情动的。

甚至她也并不拒绝与他在没有正式婚媒的情况下有更深一步的关系。劳伦斯说：交流的甜美之爱和疯狂骄傲的肉欲满足之爱，合二为一，是最为理想的。她与

萧六郎符合以上两点，便是对性，对人类传承的尊重。

那么有没有名分又有什么关系？

正这般想着，他似是不满她的走神，突地撬开她的唇。

他的吻是温暖的，口腔也是干净的，带着清爽的薄荷味，淡淡的清冽，微带一点甜，完全没有“臭男人”的感觉，是她喜欢的方式与味道……墨九渐渐投入，紧紧抱着他，像是与相爱多年的恋人，在津沫交接的游戏里，慢慢迎合，呼吸渐灼，沉沦在这美妙的时光里，身子越贴越紧，也不知是受“云雨蛊”影响，还是受“阴阳杀”的残留毒性支配，她想到那个梦，情不自禁产生了一种疯狂的想法。

择日不如撞日，既相爱，何须忍？

低低嘘口气，她轻嗯一声，更加用力地回吻着他，搂紧他的手也不老实起来，一种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似的热情迅速攀升，在他愣怔之后的回拒下，她不愿放手，勇敢地继续下去，像与他在无声地博弈……

衣裳渐乱。

目光迷离。

心跳加剧。

两个人的气息都一样混浊……

“阿九！”在她玩命似的折腾下，他呼吸渐粗，突地扼住她的肩膀，赤红的眸子里一片火光，声音暗哑不堪，“你疯了？你的身子还伤着，怎能……”

“嘘！”墨九轻啃他的唇，双颊艳红，“我疯了，我就是疯了。我不是中了阴阳杀的毒吗？我们身上不是有云雨蛊吗？六郎，毒已入心入肺，而你，就是我的解药。”

“阿九，别闹……”他哽了一下，余下的话被她纳入了喉间。

再一次掌握了主动权，墨九姿态桀骜，并无小姑娘应有的害羞。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，心中认定了萧六郎，她本来就很喜欢他，那么五十步与一百步，并无任何区别。

她就是要大胆地向他表达火一样的爱意。

房内熏香袅袅，炉火暖意融融，一丝微风从窗口溜入，轻轻拂着帐幔，流苏摆动，情趣顿生，像是刻意制造的一场旖旎画卷，萧乾目光渐柔，眼里的墨九也更为明艳动人，心神恍惚间，他盯着她的脸，只觉心跳似乎都不再属于自己，情绪也不再由自己掌握。

“阿九……”他喉结微滑。

墨九昂头，粉色的唇上一片润泽。

是他亲过的。那妖态、美态，撩人痒处。

他情动不已，她却盯住他魅惑的眼，极爷们地轻笑。

“六郎不怕，交给我来！”

媒体评论

千字引，引天下征服；忆风流，流三千繁华；相思令，令相思入骨。

她说：“一起，或生，或死。”总有那么一句话，让人甘愿奉献年华；总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人甘心倾尽天下。

墨九便是这样的女人，她的一颦一笑，一言一语，仿若风吹过，樱花落，花瓣雨，入心底。让六郎用一世珍藏！

天下之大，唯你是我家。萧虬这一生若没了阿九，也便没有家。因而为了她，他愿倾尽一切，只为保她笑颜，护她周全，给她岁月静好，陪她白发苍苍！

缘起云雨盅，情牵八卦墓。二人相依相伴，共谱一曲旷世之恋。

赴金州，闯喜堂，只问你一句：“你是来接我回去的吗？”

为你愿用两座城，换一个人。



官方微博：@悦读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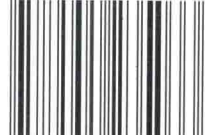
官方微信：yuedugirlbook



扫描关注悦读纪官方微博、微信，就有机会获得悦读家最新畅销书。

上架建议：畅销·古代言情

ISBN 978-7-5552-3503-3



9 787555 235033 >

定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